

CSSCI 来源集刊



哲学评论

Wuda Philosophical Review

第20辑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C S S C I 来源集刊



哲学评论

Wuda Philosophical Review

第20辑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评论. 第20辑 /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 - 7 - 5203 - 1238 - 7

I. ①哲… II. ①武…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481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特约编辑 文 方
责任校对 赵雪姣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43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哲学评论》第20辑编委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 | | |
|--|--------------|
| 程 炼 (武汉大学) | 储昭华 (武汉大学) |
| 丁四新 (武汉大学) | 郭齐勇 (武汉大学) |
| 郝长墀 (武汉大学) | 何 萍 (武汉大学) |
| 黄 勇 (香港中文大学) | 江 怡 (北京师范大学) |
| 彭富春 (武汉大学) | 汪信砚 (武汉大学) |
| 温海明 (中国人民大学) | 吴根友 (武汉大学) |
| 徐向东 (浙江大学) | 翟志宏 (武汉大学) |
| 张庆熊 (复旦大学) | 赵 林 (武汉大学) |
| 朱志方 (武汉大学) | 朱 菁 (中山大学) |
| Franklin Perkins (DePaul University) | |
| John Sallis (Boston College) | |
| Eleonore Stump (Saint Louis University) | |
| Robin Wang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 |
| Merold Westphal (Fordham University) | |
| Günter Zöllner (University of Munich) | |

编 辑 部

主 编 储昭华

执行主编 陈江进

副 主 编 杨云飞 陈江进 李 勇

编辑部主任 李 勇 (兼)

书 评 编 辑 杨云飞

编 辑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江进 (武汉大学) 杜姗姗 (武汉大学)

杜战涛 (许昌学院) 黄 超 (武汉大学)

李 勇 (武汉大学) 李 志 (武汉大学)

李忠伟 (华侨大学) 刘乐恒 (武汉大学)

潘 磊 (武汉大学) 桑靖宇 (武汉大学)

苏德超 (武汉大学) 王成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文碧芳 (武汉大学) 吴昕伟 (武汉大学)

杨云飞 (武汉大学) 郑泽绵 (武汉大学)

目 录

谢林与近代哲学专题

- 试析后期谢林对于黑格尔的批评 先 刚(1)
- 谢林与近现代思想中的质料主义 庄振华(15)
- 谢林与黑格尔论笛卡尔
- 以《近代哲学史》和《哲学史讲演录》为例 雷思温(31)

政治哲学专题

- 理解现代政治哲学的实践性
- 以罗尔斯政治哲学问题为中心的反思 陈肖生(52)
- 理由、证成与合法性
- 政治自由主义的情形 惠春寿(80)
- 论罗尔斯理论中术语“device of representation”的翻译 林 达(94)

西方哲学研究

- 论西方哲学“看”世界的三种方式
- 兼论西方哲学世界理论的发展逻辑及其意义 强以华(107)
- 实践与方法
- 剖析海德格尔实践哲学问题的一种尝试 王宏健(125)

社会化知识及其客观性探析

——兼议朗基诺的科学知识观 王不凡(142)

宗教哲学研究

阿奎那关于原罪的实在论解析 濮荣健(156)

天主教新神学运动中的现象学视野 李 晶(168)

中国哲学研究

以儒为本与因时之变:颜之推的家庭社会伦理思想论 洪卫中(182)

良知与知识之辩:陶望龄论“学” 龚开喻 文碧方(198)

试论潘平格对宋明以来“万物一体”说的转进 吕 威(213)

书评

评印顺《中国禅宗史》

——管窥自他语境下民国佛教学术的发展困境 李铭佳(228)

谢林与近代哲学专题

试析后期谢林对于黑格尔的批评*

先刚**

摘要：后期谢林对黑格尔哲学展开了多方面的批评，其主要的论点是：（1）黑格尔哲学是一个纯粹逻辑性体系，缺乏一个本原意义上的行动；（2）黑格尔混淆了“概念”和“思想”的本性；（3）黑格尔把原本只适用于实在领域的“演进过程”方法误用到概念的推演上面；（4）黑格尔从逻辑学到自然哲学的过渡存在着不可解决的困难。本文通过分析考察谢林的以上论点，尝试揭示出两位哲学家的思想差异性，并在这个过程中阐明了谢林的后期哲学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唯理论；逻辑学；概念；思想；体系；开端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演进过程中，“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情况有着最为鲜明的表现：费希特批评康德、谢林批评费希特、黑格尔批评谢林。通常来说，人们总是以为批评者完成了对于被批评者的超越，因此黑格尔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最后的胜利者的角色。假若这个模式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得考虑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后期谢林转过来对黑格尔进行

* 基金项目：本文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谢林著作集》的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准号 15JJD720002）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先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Email: xian@pku.edu.cn。

了反批评(而这个情况在“康德 vs. 费希特”和“费希特 vs. 谢林”那里并未出现),因此就谢林和黑格尔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关系而言,事情显然要比一般人的理解复杂得多。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尝试作出一个批判性的分析考察。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谢林还是黑格尔,其对于前人的批评都服从于一个根本目的,即通过分析前人的片面性和错误,表明自己的哲学是整个哲学发展过程的合乎逻辑的完成。我们都知道黑格尔的那句著名的夫子自道:“那在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乃是此前全部哲学的成果,因此必定包含着此前全部哲学的本原;作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它是一种最渊博、最丰富和最具体的哲学。”^①在这个问题上,谢林同样不遑多让,他干脆宣称:“我的哲学是 σοφία, 是真实的智慧(Weisheit),而其他人的哲学仅仅是 φιλοσοφία, 亦即有关 σοφία 的准备工作。智慧是将开端、中间站点包揽在自身内的洞见和科学(Wissenschaft),而哲学则是对于这个目标的追求。”^②实际上,就这个思维模式而言,黑格尔不过是追随谢林的做法,后者从1804年的《哲学导论》(*Propädeutik der Philosophie*)开始,就在这个意义上多次以或详或略的方式解读近代哲学自笛卡尔以来的发展过程,其他相关文本包括1810年的《斯图加特私人讲授录》(*Stuttgarter Privatvorlesungen*)、1827年的《世界时代体系》(*System der Weltalter*),直到1833/1834年的《近代哲学史》(*Zur Geschichte der neueren Philosophie*)和1834年的《哲学经验论述要》(*Darstellung des philosophischen Empirismus*)。比如在《哲学导论》里面,谢林首先把之前的哲学区分为“有限者的层面”和“绝对者的层面”这两个阶段,然后依次讨论了:(1)唯物主义;(2)笛卡尔的精神和物质(或心灵与身体)二元论;(3)斯宾诺莎的实在一元论;(4)莱布尼茨的精神原子论;(5)形而上学的独断论;(6)康德的不完满的“无限—有限”二元论唯心主义;(7)费希特的完满的“无限—有限”

① G. W. F. Hegel,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 Frankfurt am Main, 1970. S. 58.

② F. W. J. Schelling, *System der Weltalter. Münchener Vorlesungen 1827/28*.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Siegbert Peetz, Frankfurt am Main, 1990. S. 87–88.

二元论唯心主义。最后把他自己的哲学定位为“唯心主义的斯宾诺莎主义”或“完满的唯心主义”^①。

然而在谢林构想的哲学史线索中，黑格尔的“异军突起”是他始料不及的。关键在于，黑格尔和谢林有着同样的目标和诉求，因此他必然多方批评谢林——无论是在《精神现象学》中的含沙射影（比如那个著名的“黑夜中母牛皆黑”的说法），还是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明确指斥，并且把谢林哲学降格为最近的一个预先准备。由于两位哲学家很早就中断了思想交流^②，而且谢林自1806年以后基本退出了大学讲堂并不再进行学术发表，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不对等的局面：一方面，黑格尔统治了德国思想界，他不再了解，也不再关心谢林后来的哲学进展；另一方面，谢林始终没有停止自己的哲学体系筹划（从“世界时代哲学”构想到后来的“神话哲学—天启哲学”体系），同时也密切关注着黑格尔哲学的优势和弱点，并且在黑格尔的批评观点激励之下，反思自己早先的哲学在内容和表述上的不完善之处。纯粹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不对等的局面对黑格尔是不利的，因为这与他自诩的“兼容并包”的本性相悖。相反谢林却有条件，最重要的是，有能力做到对于黑格尔的超越，他的相关反思主要集中在《近代哲学史》的“黑格尔”一章里。当然，这里的情况不是一句简单的“扬弃”就能加以定性的，因为谢林不再认为自己的后期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毋宁说他已经承认黑格尔哲学在某种意义上的“完满性”，确切地说，是在一条片面的乃至错误的路线上（即所谓的“否定哲学”或“纯粹唯理论哲学”）的“完满性”。而这恰恰表明，哲学需要一个新的方向，即“理性的自身超越”，即一种不是从纯粹理性概念出发，而是从“事实”或“现实性”出发，把上帝和人的自由绝对地呈现出

① F. W. J. Schelling, *Sämtliche Werke*. Herausgegeben von K. F. A. Schelling. Stuttgart und Augsburg, 1856—1861. Band IV, S. 130.

② 此次事件以谢林1807年11月2日就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回信提出不同看法，而黑格尔对此保持沉默为标志。Vgl. Horst Fuhrmans (Hrsg.), *F. W. J. Schelling. Briefe und Dokumente. Band I (1775—1809)*. Bonn 1962. Darin “Schelling und Hegel. Ihre Entfremdung”, S. 451—553.

来的哲学。

以上只是一些最一般的评价。本文不拟全面辨析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而是聚焦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谢林看来,黑格尔哲学——长久以来,很多人已经认定这是“完满的”哲学的化身——有着哪些关键性的问题或缺陷。这里又分为两个层面来讨论:首先是黑格尔和其他近代哲学家共有的“基本错误”,其次是黑格尔哲学在这个基础上的独特缺陷。

首先,在《世界时代体系》里,谢林说:“从笛卡尔开始,直到最近,全部体系的共同特性是一种‘纯粹逻辑的’特性,也就是说,在它们里面占据支配地位的,仅仅是各个命题之间的逻辑联系。”^①比如,从三角形的本性或概念可以派生出“大边对大角”这个结论,这个“派生”(Folge)不需要任何“行动”,直接出自概念自身。类似的有斯宾诺莎的经典名言:“个别的有限物派生自上帝的本性,好比从三角形的本性派生出‘三个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②这是谢林多次批评的“流溢说”(Emanationslehre),其在实质上仅仅是一种“逻辑的联系”,因为这里既不需要上帝的意志,也不需要他的行动,而上帝的“自由”随之也遭到了否定。^③更著名的一个例子则是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即从“上帝”的概念直接派生出“上帝存在”,仿佛这里由不得上帝不存在,否则他就对不起“上帝”这个称号似的。然而上帝作为绝对主体必须是一个“行动者”,他的“存在”必须是他一个自由的行动,即“去存在”,而这不是一个逻辑推论的结果,而是一个“事实”(Tatsache)。同样,说“从上帝那里派生出世界”和说“上帝创造世界”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前者是一种单纯的“流溢”,一种逻辑的联系,而后者则是一个真实的行动,即一个“实证的”或“肯定的”(positive)行动。当然,谢林绝不是要否认,全部事物相互之间,以及全部事物和上帝之间处于一种逻辑的联系之中,而且全部事物都遵循着

① F. W. J. Schelling, *System der Weltalter*. S. 10. Vgl. S. 22.

② Baruch Spinoza, *Ethica*, Pars Prima, Prop. 17. Schol.

③ 详参先刚《谢林哲学中的“流溢”观念》,《哲学门》第十一卷第1册。

一个严密的逻辑秩序从最低层面上升到最高层面（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他从始至终的观点）。但是，如果一种哲学仅仅致力于阐明这种联系，那么这并不是“完满的”哲学，因为它始终没能回答一个根本的重要问题：“上帝和万物为何或如何进入这种联系之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只能是另一种哲学。由此谢林区分了两种哲学：一种是“否定哲学”（Negative Philosophie）或“逻辑性哲学”，另一种是“肯定哲学”（Positive Philosophie）或“历史性哲学”^①。本身而言，二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后者仅仅是前者的一个补充：“逻辑性体系只是欠缺肯定东西而已，因此它们绝非完全错误的，而仅仅是有缺陷的……只有当那些逻辑性体系排斥肯定东西，并且宣称自己就是肯定东西，它们才成为错误的。”^②这个“补充”的关系是谢林始终强调的，因此“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的结合才是一个完满的整体。只有当前者排斥后者或自以为能够代表后者，它才成为一个“错误的”东西。因此谢林又说：“否定体系只能忽略肯定体系，但肯定体系却不能排斥否定体系……肯定体系本来就是一个增量（plus）。 ”^③

正是在这里，黑格尔犯了和近代其他哲学家同样的错误。本来，谢林也认可黑格尔的那个做法，即让哲学退回到“纯粹思维”之内，以“纯粹概念”为对象，而黑格尔哲学确实通过这种方式洞察并揭示出了哲学的“纯粹的逻辑本性”方面，这是黑格尔的“贡献”之一。^④但谢林不能同意黑格尔的另一个与此相关联的主张，即“概念就是一切，而且它的运动是普遍的、绝对的行为”。在谢林看来，这个主张没有给

① 关于“历史性哲学”（Geschichtliche Philosophie），谢林曾经简要澄清了两个误解：第一，这不是一种“哲学史”；第二，它并不提供一种批判式的或考据式的历史知识。（F. W. J. Schelling, *System der Weltalter*, S. 12-13）除此之外，我们也应当注意把这种“历史性哲学”与那种以历史本身为对象的“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区分开来。

② F. W. J. Schelling, *System der Weltalter*. S. 13. 参阅《近代哲学史》中的类似言论：“……那个哲学必须承认自己是一种纯粹的‘否定哲学’，并因此给一种与存在相关联的哲学（亦即‘肯定哲学’）留出自由的空间，而不要宣称自己是一种绝对的哲学或一种无所不包的哲学。”出自〔德〕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页。

③ F. W. J. Schelling, *System der Weltalter*. S. 23.

④ 〔德〕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页。

上帝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除非上帝自己仅仅是一个概念,仅仅是概念的运动,因为概念之外无任何东西。上帝就是概念,概念就是上帝。如果说斯宾诺莎认为,一切事物都仅仅是“实体”的情状或样式,那么黑格尔则是认为,一切事物都仅仅是“概念”的外化。谢林当然不会像普通人那样误解黑格尔的“概念”的真义,即把“概念”仅仅当作一种抽象的、与事物脱离的东西(顺带说一句,绝大多数人把柏拉图的“理念”也理解为这样一种东西),因为黑格尔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真正的“概念”是“单纯的概念”(即他常说的“严格意义上的概念”,也即普通人所理解的“概念”)与其对立面(即存在着的事物)的统一。谢林完全懂得黑格尔的意思,即概念就是一切,概念本身就是完满无遗的东西,因此不难理解“黑格尔不甘心把他的哲学作为一种纯粹的否定哲学来加以认识,反而保证道,他的哲学是一种绝对的无所不包的哲学”^①。

而谢林与黑格尔分歧的关键恰恰在于,他不能承认“概念”真的是黑格尔意义上的那种完满无遗的东西。换句话说,不能承认这种顶替了“上帝”位置的“概念”,而是必须把它当作“严格意义上的概念”来对待,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进而把它降格到普通人所理解的“概念”上面来理解。在这里,谢林提到了一个显然是来自黑格尔学派的指责,即谢林哲学没有给“逻辑、普遍范畴、概念本身”等保留任何地位。谢林缺乏黑格尔的那套逻辑学,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真的是一个“缺陷”吗?那种“缺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对此谢林提出了明确的解释:“我的哲学从最初的步伐开始就立足于自然界。这个哲学是在自然界里面向前推进,直到达到一个点,在那里,那个贯穿了整个自然界、如今已经达到自身并掌握着自身的主体(自我),虽然再也不会找到早先的那些遗留在自然界之内的环节本身,但却找到了这些环节的概念,即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在这之后,意识接管了这些概念,就像掌握着一笔完全不依赖于事物的财富,然后把它们应用到所有方面。”^②也就

① [德] 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页。

② 同上书,第168—169页。

是说，对谢林而言，他的自然哲学不需要以一种逻辑学为前提，而是从自身出发就可以无缝过渡到精神哲学，达于完满的精神，所以一套黑格尔式的“逻辑学”仅仅属于锦上添花之作，并不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所以谢林没有为其保留一个荣耀的地位。这里的关键在于，虽然概念看起来完全不依赖于事物，甚至先行于事物，但实际上，它们是从自然界内部的发展过程的各个环节那里提炼并保留下来的——自我意识是自然界的发展过程的结果，作为意识，它已经遗忘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漫长历程，但却能回忆起那个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的“概念”。就此而言，概念本身根本不是什么完满无遗的、独立自足的东西，毋宁说概念始终只是关于某些东西的概念，出现在那些东西之后，且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那些东西或取代那些东西。相应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即逻辑关系）也只能以自然界里面的一个客观的、实在的演进过程的环节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就此而言，以概念关系为对象的“逻辑学”也应当出现在“自然哲学”之后，对其加以提炼和升华；而黑格尔的那种做法，“在我的自然哲学之上构建他的抽象的逻辑学”，就颠倒了事情的真实关系。^①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谢林表扬黑格尔：“人们必须承认黑格尔在这方面进行加工构造的功绩，即他洞察到了他所面对的科学[sc. 自然哲学]的纯粹的逻辑本性和意义。黑格尔的功绩尤其在于，他把那些被我的自然哲学隐藏在实在领域之内的逻辑关系原原本本地揭示出来。”^②但另一方面，谢林拒斥黑格尔对于客观意义和实在意义的“非分要求”，强调指出：“黑格尔把那种原本服从于另外一个目的、为了实在的潜能阶次而被发明出来的方法[sc. 辩证的演进过程]应用到纯粹的概念上面，同时徒劳地企图给这些概念注入一种生命，注入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以推动概念前进。……[但是]我的那种方法根本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发明出来的。那种方法在黑格尔这里仅仅遭到一种矫揉造作的、粗暴的应用。”^③

① [德] 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页。

② 同上书，第154页。

③ 同上书，第167页。

这里是谢林“自然辩证法”和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分歧的关键之所在,也是一般意义上的“谢林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键差异之所在。其实我们并不关心“辩证的演进过程”这一方法的“发明权”问题,因为即使把“发明权”判归谢林,还是挡不住一些人的讽刺,比如说谢林虽然发明了这个方法,但却没有能力将其透彻运用,这事还必须留待黑格尔来将其实现,等等。^①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乍看起来,虽然两位哲学家都在讨论同样一个辩证的演进过程,都是从最低层面的最抽象的东西上升到最高层面的最丰富的、完满的东西,但是,在“运动如何开端”“谁是这个运动的‘主体’”“这个运动的内在必然性根基于何处”等关键问题上,两位哲学家就决定性地分道扬镳了。

首先是“哲学的开端”的问题。黑格尔认为“概念”(有时他亦采取“理念”的说法)就是一切,随之其百科全书体系也划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呈现“自在且自为的理念”(逻辑学)、“处于他者存在中的理念”(自然哲学)、“从他者存在那里返回到自身之内的理念”(精神哲学)。^②也就是说,黑格尔的体系以逻辑学为开端,这是后面两个部分的基础。而在逻辑学内部,又以那个最抽象、最空洞的概念即“存在”为开端。在《逻辑学》(大逻辑)著名的“科学以什么作为开端?”一章里,黑格尔检讨了之前各种哲学的“开端”(或“本原”),以表明无论把什么东西作为开端,甚至把“开端”作为开端,这些东西除其名称上的差异之外,都只能是“存在”,一个最为抽象和空洞的东西。^③如前所述,谢林根本不能接受黑格尔把逻辑学放在自然哲学之前或之上的做法,所以他对黑格尔的批评进而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即“概念”本身能否成为哲学的开端?对此谢林的观点是:(1)概念本身是一个完全不动的东西,除非它是一个思维主体(哲学家)头脑里的

① [德]海涅:《论浪漫派》,见《海涅文集》(批评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② G. W. F. Hegel,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 Theorie* Werk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1970. Band 8, S. 63–64.

③ 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I. Theorie* Werk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1970. Band 5, S. 73 ff.

概念，即“思想”，而黑格尔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谈；（2）没有什么独立于思维主体的思想，因此单纯的思想本身同样没有包含着一种推动自己前进的必然性，毋宁说是哲学家在推动着思想前进，而这又是因为，哲学家早就已经把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现实世界看在眼里，所以他推动着思想从一种最为抽象和空洞的存在过渡到各种更为具体的存在。^①比如黑格尔的第一个命题，“纯粹存在是无”^②，根本就不是一个客观的转变，毋宁说是哲学家发现，“纯粹存在”是“无”，因此这仅仅是一个思想上的转变，不代表着任何客观的变化。相应的，“转变”（Werden）这个概念也被剥夺了其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发动机的功能，仿佛各种概念可以自然而然地向前运动和相互过渡，最后竟至于像那个关于毗湿奴和玛哈嘎拉的神话一样，用三个貌似不起眼的东西（“存在”“无”“转变”）就占领了全部世界。^③这里的关键始终在于谢林多次指责的那种情况，即黑格尔混淆了“概念”和“思想”，把（哲学家的）思想的运动乔装打扮成“概念的运动”——而这“不是一个勇敢的比喻，而是一个放肆的比喻”^④。在谢林看来，运动只能是一个“主体”的运动，这个“主体”出于一种内在的驱动过渡到客体，同时提升了自己的主体性。然而“概念”，尤其是“纯粹存在”这样的最为空洞的、没有包含着任何规定的“概念”，如何能够担当起“主体”的角色呢？因

① [德] 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页。

② 针对“纯粹存在是无”这个命题，谢林指出，黑格尔完全没有注意到这里的系词“是”的意义。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命题当作一个无意义的同语反复的话，就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判断，随之把“纯粹存在”看作主体（承载者），把“无”看作谓词（被承载者）。而这样一来，“纯粹存在”和“无”根本就不是什么“没有任何规定的东西”，毋宁说它们都已经是特定的“某东西”（Etwas）。而在为库桑的哲学著作所作的序言里，谢林进而指出，黑格尔之所以说“纯粹存在”是“无”，只不过是把“存在”从“存在者”那里抽离出来，把它看作一个“没有存在者的存在”（das Sein ohne das Seiende）。假若这都可以的话，那么人们也可以把“白”或“红”看作是“无”，因为只需把白色的东西或红色的东西抽离出去就行了。参见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262页。

③ [德] 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175页。

④ 同上书，第166页。这里可参阅谢林在该书中的另一段话：“诚然，我们得承认，最高的科学亦即哲学的内容实际上仅仅是一些思想，而且哲学本身仅仅是一种通过思维而得以确立下来的科学。因此人们所责难的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观点，即这哲学的内容仅仅是一些思想，而是那样一个观点，即这些思想的内容仅仅是概念本身，或者说仅仅是一些概念。”出自本书第171页。

此谢林进而揭发道：“空洞的概念没有包含着什么强迫，仿佛它必须得充实自己似的。实际上，并非概念必须得充实自己，而是思想（亦即我这位哲学家）能够感受到一种需要，即必须从空洞的东西过渡到充实的东西。”^①

也就是说，在谢林看来，黑格尔哲学的开端根本不是像其自诩的那样，是一个“纯粹客观的”“无前提的”开端，毋宁说，它完全是基于哲学家的思想活动或“直观”：“黑格尔从一开始就把直观当作他的逻辑学的前提，而且如果他不滥用直观的话，根本就不能前进半步。”^②这就涉及黑格尔对于谢林的那个“著名的指责”，即一方面，谢林没有把“绝对者”当作一个得到论证的结果，而是当作一个单纯的“前提”接受下来；另一方面，谢林从一种神秘莫测的“理智直观”（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出发来呈现绝对者。谢林对此的反驳是，黑格尔没有搞清楚一个基本事实，即只有费希特才把“理智直观”作为哲学的开端，以证明最高本原“自我”的存在，而谢林已经更进一步，他是以那个“从理智直观那里提炼出来的东西”——即一个客观的、普遍的、无规定的“主体—客体”，或“纯粹思维”——为开端。^③这个“主体—客体”，人们也不妨称之为一个“概念”，但“概念”在这里和“直观”没有根本的区别。^④也就是说，谢林并不否认自己采用了理智直观，但首先，这件事情并不是“神秘的”（除非人们同意，黑格尔的“纯粹存在是无”命题在这个意义上也是“神秘的”）^⑤，其次，他并不是在费希特的意义上通过理智直观来证明“主体—客体”的存在，而是要证明“主体—客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者”（das, was Ist），是一切

① [德] 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页。

② 同上书，第167页。

③ 同上书，第178页。

④ 这里可以提及当初谢林就《精神现象学》写给黑格尔的那封信（1807年11月2日），谢林在其中明确表示：“我承认，到现在我都没有弄明白你的意思，即你为什么要把概念和直观对立起来……”（Ibid. S. 539）

⑤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早期谢林在提到“理智直观”的时候，确实带有一种高冷的语气，比如他在《先验唯心论体系》里面就宣称：“对于一个想要进入哲学之门的人来说，我不能向他示范‘理智直观’是怎样的，而只能向他提出要求：做到理智直观！谁要研究哲学，进行先验哲学思考，就必须有理智直观的能力。”（III，370）